

MY FEONIAN CHILDHOOD

我在福音島上的童年

——卡爾·尼爾森自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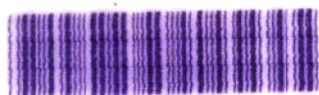
●（丹麥）卡爾·尼爾森 著

●王 依 儂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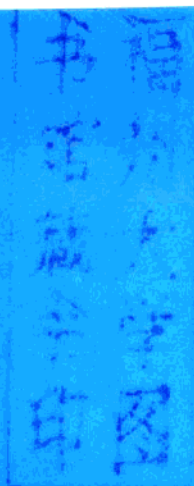
●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

我在福音島上的童年

——卡爾·尼爾森自傳



9033581



(丹麥)卡爾·尼爾森 著

王依儂 譯

湖南教育出版社

我在福音岛上的童年

——卡尔·尼尔森自传

(丹麦) 卡尔·尼尔森 著

王 依 依 译

责任编辑: 黄建斌 彭润琪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 6 字数: 100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355—1117—1 / G · 587

定 价: 3.70元



卡尔·尼尔森像

带有远古时期使用的老式风车

福音岛上传统的典型农家住房，



下：农业机械化大大增加了生产量

中：福音岛上的牧场和奶牛



前 言

这本小书的作者是丹麦最伟大、最著名的作曲家。

1865年，卡尔·尼尔森出生于福音岛，知名度更高的作家安徒生也诞生在丹麦的这个同一海岛上。尼尔森在他出生的海岛上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他所得到的印象和经历，对于他的一生与作品有着重大的影响。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卡尔·尼尔森所创作的闻名于当今世界的交响乐和声乐的作品就是从这里吸取了情感、和声，以及内心生活的精髓。他是一位乡村乐师的儿子，他本人也常常在乡村的庆祝活动中演奏音乐，以飨宾客，因而他从未忘记自己的根。不仅如此，卡尔·尼尔森整个一生都热爱着他出生的海岛。也许这就能说明为什么他的《我在福音岛的童年》其本身就是一部小小的杰作。像卡尔·尼尔森的音乐一样，他对事件和情感的文学描写也是生动而又热烈的。

因此，这本书一直受到读者的欢迎，当然就是值得一读的优秀作品了。能将此书现在的译本推荐给广大中国读者，我深感荣幸。

王依依小姐再次完成了一部优秀译作，应当感谢她的开创精神。我们应当感谢丹麦文化事业

部对译书给予的支持，还应当感谢湖南教育出版社编辑和印制《我在福音岛的童年》。

丹麦王国驻华大使 阿纳·贝林

1990年2月于北京

不少人曾经以日记、回忆录或传记文学的形式记录了他们个人的生活经历，但书成之后，他们大多又感到有些内疚，认为书中记录的不过是些日常生活的琐事，不值得冠冕堂皇地公之于世。这样的看法我不敢苟同。我认为人是世间最高级的动物，对人的研究是人生中最重要、最有趣的事情；因此，任何对个人或对人群的真实纪录都是可贵的。从我们目前的情况看，这样的记录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全面地了解一个人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善于观察，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观察能力，就不难发现一个人身上的优点，甚至喜欢上他。在读某个人回忆录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发出由衷的赞叹：“我当时也应该这样做！”或许我们会提出反对的意见：“他真不应该那样做！”我们的评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是宝贵的。生命本身便是一个不断评论、不断汲取的过程。唯有通过评论和汲取人类才能创造出丰硕的精神果实。

我从小就喜欢听别人聊天。我童年时代的伙伴们都觉得奇怪，我怎么能有这么大的耐性去听人胡扯。原因其实很简单，我对所有的人都怀着

强烈的好奇心，并且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某种有趣的地方。使我心往神驰的倒不是人们说了些什么，而是支配人类思维、语言、行动的精神力量，是促使血液循环、有机地调节着痛苦与欢乐、感奋与发泄等感情因素的人的生命力。

在开始讲述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之前，我想恳请我的读者们注意：我的叙述并不是严格地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而且其中的细节未必都那么准确无误。我孩提时代的生活是与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和小伙伴们联系着的。究竟哪些是我自己的记忆，哪些是他们后来的追述，我已经很难分清了。或许某个小伙伴的一次欢乐或痛苦的经历给我留下了这么深的印象，以至他的也就成了我自己的。可是谁又能把这些头绪纷繁的线索理清呢？我只有尽可能实事求是地把我所知道的写下来，至于哪些是确有其事，哪些属于我主观的推测，我只好暂且存疑了。再往前追溯，就到了我的婴儿时代。在那个年龄，我还不会本能地将我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因此回忆中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不过是一些非常朦胧的印象罢了。我想，与其去作去伪存真的考察，倒不如让它保持虚实兼有的本来面目。如果说这些虚实兼有的回忆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的意义就在于为读者提供了关于作者童年生活的宝贵资料。

有这样一个孩子，他经历了某件事情，而这件事情能够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许多年

以后他仍然对这次经历念念不忘，那么这个孩子就是秉赋了“诗人的气质”。但孩子的“诗人的气质”却往往被成年人忽视了。等到孩子长大以后，他或是把这个印象用语言或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或是把它深深藏在心里。人们通常所说的“诗的才华”实际上是一种对事物异乎寻常的观察和领悟能力。每一个人在童年时都是别具一格的诗人和艺术家，但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大人们却粗暴地将孩子推进了平庸而残酷的现实世界，我们与生俱来的神圣的想象力被斥为“想入非非”而遭到了扼制。这样，我们的想象力一天天在减少，以至到最后丧失殆尽。

迄今所有伟大的诗人、思想家、自然科学家、艺术家以他们的存在证实了人类是可以幸免这种扼杀而健全地生活的。

有人认为，吟诗的才能不过是一种表达的技巧罢了，但即使仅仅是技巧，也是要经过长期文化的熏陶和循循善诱的指导才能变得娴熟的。多年来，我习惯用一种与众不同、而在我自己看来又是绝妙的方式对生活中的事物进行观察。比如，我观察到这样一种现象：有人认为自己的话是金玉良言，于是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结果呢？重要的地方下面的人倒是没有听清，鸡毛蒜皮的琐事却都听见了。这说明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方式方法。让我再举个例子：有三个孩子在泥煤田里玩耍，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群鹅。忽然，鹅尖声地叫了起来，拼命地扑扇着翅膀，紧

接着，一只只“呼啦呼啦”地飞上了天空。一个孩子说：“真讨厌！”另一个说：“哈哈！”第三个孩子喊道：“看呀，它们飞起来了！”这几句话听起来平平常常，却说明同一件事情给他们留下了不同的印象。那个喊着“看呀，它们飞起来了”的孩子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这一瞬间看到的情景：一群硕大、洁白的鹅伸着细长的脖子向蔚蓝的天空飞去。他的心也随着鹅群向广袤的世界飞去了，而且在这样的时刻他意识到了时间和空间的存在。这便是写在孩子心田里的诗，它被悄悄地藏了起来。只有在时机到来的时候，它才会被写成文字，在人们手中传阅。他的温馨丰美的感受即使是倾尽世界上最绚丽多彩的语言也是难以表达的。它是生趣盎然的诗，只有在艺术创作的熔炉中经过千锤百炼之后，它才有可能成为艺术的瑰宝。

是啊，体验！这一唯一的字眼儿将我带进了生生不息、变幻纷纭的大千世界。难道这一切不足以使我们惊异吗？！动物与植物在形态与生存期以及其他许多方面表现出这样千姿万态的差异。为什么有些动物能够拥有庞大的躯体，发起怒来象冒着蒸汽的机车横冲直撞；而那些弱小的飞虫竟能够躲到最纤细的蛛丝后面，即使用鼯鼠的毫毛轻轻触这张蛛网一下，它也会遭到灭顶之灾。那么这些弱小的动物就不会有勃然大怒的时候吗？它们发起怒来又会是什么样子呢？它们是不是也会怒发冲冠、拳打脚踢呢？又抓又咬，直到

一方善罢干休为止?那对毛茸茸的小触角是不是也成了它们的武器，舞动起来会发出噉里卡嚓的响声?那到底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呢?有谁曾经见过这样的搏斗?又有谁能听到小虫们行动的响声?难道微乎其微的小虫不也和喷云吐雾的河马一样有着奔放的激情?尽管我们可以用肉眼观察到庞然大物的暴跳如雷，也可以看到微小的动物悠然自得地挂在游丝上打秋千，但我们人类在什么程度上是和他们的心相印的呢?我们往往抱着这样一种偏见，认为只有比我们自身更高大的动物才会有激烈的感情，而在他们表达的时候，我们会感到触目惊心的；但比我们自身更小的动物，我们就不以为然了，以至蚯蚓的爱情，象鼻虫的烦恼在我们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偏见是不是由于我们用自己的身体作为衡星、标准而产生的呢?既然我们不能用肉眼去观察那些微乎其微的动物，那么就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可以看见的动物身上吧，这总比在“无限宏观”和“无限微观”的概念里兜圈子要好得多。不同的动物和植物在它们生存期的长短上也是千差万别的，仅仅想一想也就够使人吃惊的了：为什么有些动植物的生命要比其他的长一千倍?为什么有些动物一生下来就能自食其力，背着它的“小房子”四处觅食，而其他一些动物生下来以后睁不开眼睛，长年累月地依靠它们的父母的哺育?大自然里千奇百怪的现象是很难一一得到解释的。生命就是生命，而且每一个生命都是有限的。我的母

亲一共生过十二个孩子。有一回她说：“不想要那么多，日子就好过了。”但野兽的咆哮会使我们怵惕，大树倒下时的轰响也会使我们震惊。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珍禽异兽尚且不能一目了然，那么微观动物的思想感情。我们就更加茫然无知了。

1865年6月9日这一天，对我母亲来说是个备受痛苦，然而又是喜气洋洋的日子。我的父母当时住在福音岛北林那尔塞区的一所农民房子里。我们这个村子名叫索德隆。我出生的那一天，母亲独自带着几个幼小的孩子在家。产前的阵痛使她实在忍受不了的时候，她就抱住院子中间的那棵大树，把头使劲地往树上磕。等到好不容易把我生下来，她才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最早留在我童年记忆的东西，就是那个村里叫做“井”的那个大水坑。我记得有一回我用手紧紧抓住坑边的草，身子一上一下地在空中晃悠着，那种感觉就象睡在摇篮里，我觉得开心极了。哥哥姐姐们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的身体悬在水面上，随时都有掉进去的危险，可我却在大声地笑着。至于我是如何被惊慌万状的母亲揪上来的，我已经记不清了。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大概只有两岁多，还不到两岁半。我记得那天我穿的是一条方格子的麻布连衣裙，这条裙子我们家的孩子在两岁上都穿过。就在我吊在半空荡秋千的时候，裙子宽大的下摆挂到了背后的扣子上，风一吹裙子胀得鼓鼓的，像是一个用粗布作的大气球，把我幼小的身体托了起来。

另一个幼年时代的印象就是我母亲干瘪的奶子。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是吃母亲的奶长大的。

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脸蛋儿和手触到她皮肤时的感觉，也记得我的“朝天鼻”总是妨碍我的吸吮。我的童年回忆有一部分是我兄弟姐妹的经历。但由于朝夕相处，我能够理解和分担他们的悲欢，于是这些经历也就自然而然成了我自己的。母亲的奶头是粉红色的，衬着雪白的皮肤，当我把它放进我嘴里的时候，我可以用舌头舔出那上面疙疙瘩瘩的地方和像小沟似的褶皱。到了该断奶的年龄，母亲就在奶头上抹了发面用的酵子或是从艾菊里挤出的苦汁，那种滋味至今还使我震惊。也说不定这种印象还是从弟弟妹妹的啼哭中得到的。母亲奶孩子时的神情总是那么快活。她把襁褓中的婴儿奶好以后，会把我们几个大点儿的也叫过来，亲昵地说：“小馋鬼，你也想要了吧？”母亲奶弟弟妹妹的时候，我总是趑拉着木头鞋直挺挺地站在旁边看，希望也能分上几口母亲的琼浆玉液。

我四五岁那年，经历了一件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最幸福最难忘的事情。我们和另一家分住一所房子，房子周围是荒地。有一天，母亲到离家不远的布拉姆斯托庄园上去帮助收割庄稼，我们四个小兄妹躺在荒草地上玩儿。秋阳杲杲，我们几个又饥又渴，躺在地上迷迷糊糊打着盹儿。中午时分，母亲回来了，可我们谁也没有听见她的脚步声。她走到我们跟前，弯下腰瞅着我们，宽阔的白草帽下闪着愉快的笑容。她说：“猜猜看，我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吃的了？”原来，她从庄园上带

回了一包热乎乎的粘着白沙糖的苹果片儿，还有一罐喝的，是啤酒还是牛奶我记不清了。此时此刻，母爱、艳阳、蓝天、绿草、美食融为一体的巨大的幸福感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母亲又要去干活儿了，她显得那么快活，那么精神饱满。她嘱咐我们说：“好好玩儿，别吵架，天一黑我就回来了。”我们兄妹几个尽情地在草地上玩了一阵，然后光着脚跑到附近的蓄水沟里去玩儿。沟里的冰已经干得只剩下几片小水洼。我们下到沟里去捡蜗牛壳，在水洼里捞刺鱼，在沟边的斜坡上翻筋斗。

我在前面提到了，我们的那所房子里住着两家人。说是房子，其实是一座破烂不堪的茅草屋罢了。我们这半边儿的两块玻璃比邻居的要大一些，因此成了母亲的宝贝，窗台上无论什么时候都摆着鲜花。现在回想起来我总会感到纳闷，那么小的地方我们一家十几口人是怎么活过来的！我们这半边一共只有两个房间，再加上一个厨房，而平常在家吃住的至少有八个孩子。我想象不出，除了那几个抱着的，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尽管穷，我们的日子还是过得很和睦，孩子们个个健康活泼，屋子里也从来是又干净又整齐。凡是到我们家来的人没有不称赞的。一个克朗到我父母手里恨不得掰成几瓣儿花，可他们在穿着上却从来不马马虎虎。村子里的农民、手艺人见到我母亲，都说她不仅人长得漂亮，衣服也漂亮。这说明我母亲在操持家务

上颇有些点铁成金的本事。即使我们穷到了无米下锅的地步，母亲也会挺起腰板儿愉快地生活下去。有一回，父亲去给在纽堡附近举办的一个新婚舞会伴奏，一去就是八天。家里钱都花光了，不要说吃顿热饭热菜，就是抹面包的黄油、猪油也没有了。母亲从肉铺里买回一块马肥肉，炼成油以后盛在一个棕色的大瓦罐里。油凝固后，浮皮上出现了一层蜡黄的颜色——这种颜色我至今都记忆犹新。母亲先把黑面包切成薄片，但切完以后她没有马上放下刀子，看样子是要准备用它抹马油。就在这时，我看见一颗晶莹的泪珠从母亲脸上滚了下来，跌到瓦罐口上溅成几点碎星星。她很快抑制住内心的悲哀，微微一笑，说：“孩子们，我实在没有更好的东西给你们吃了！”我们从母亲手里接过抹着马油的面包，在上面撒上一点儿盐。吃起来还是津津有味，我们确实是饿慌了。

我们住的这房子里只有一个烤炉，两家得轮着用。烤面包对我们这一家人来说是件头等重要的大事。烤的当然都是黑麦面包，白面包几乎连想也不敢想，偶而尝到一口，我就会高兴得像过节似的。烤面包的各道工序从来都由我父母亲自动手。我每每只是站在旁边，欣赏炉膛里美妙的火焰。面包烤好后，父亲用拨火棍把没有烧尽的柴火从炉膛里扒出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面包掀到一把又大又平的木铲上。余温散尽之后再用泥把炉膛封好。烤出的面包味道怎么样，是我们孩